

● 国际政治

论知识经济时代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周 雪 梅

(武汉大学 国际交流部,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周雪梅(1970-), 女, 北京人, 武汉大学国际交流部助理研究员, 主要从事国际问题研究。

[摘 要]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对当代国际政治将会产生多方面复杂而深刻的影响。一方面, 传统的国家主权、安全、战争、国际竞争、综合国力、地缘政治等概念、范畴的内容与形式将发生相应变化。另一方面, 知识经济也会带来负面性影响, 南北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拉大, 人类将长期生活在核战争的阴影和心理的重压之下, 计算机病毒和智能犯罪会经常发生, “文化帝国主义”泛滥, 人类的可持续性发展战略要遭到破坏, 后代子孙的生存环境和资源要承受巨大牺牲。

[关键词] 知识经济; 国际政治; 综合国力; 知识外交

[中图分类号] D 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999(2002)06-0739-04

“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这个词最近几年来在国内外宣传媒体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知识经济”这个提法, 是联合国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先正式提出来的, 简称 KE, 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这里的知识包括人类发现和发明的所有知识, 其中主要是科学技术、管理和行为科学的知识。知识经济使生产力极大地发展, 与此同时, 知识经济的来临对当代国际政治也产生了多方面复杂而深刻的影响。

在过去的农业社会,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主要取决于土地资源及农产品。在工业社会, 虽然技术知识的作用有所上升, 但社会发展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不可再生的化石资源。无论农产品还是化石资源都以土地为载体, 因而争夺和控制土地成为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国际斗争的核心内容, 如德国和日本之所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就是为了争夺所谓“生存空间”, 建立“欧洲新秩序”和“大东亚新秩序”。而在知识经济社会, 知识成为中心资源, 知识的作用将超越土地的作用。在国际政治领域, 土地的主导权使命行将结束, 而国家的主权、安全、战争形式, 国际竞争的重心、综合国力的较量, 国家实力对比的变化, 地缘政治等传统的概念、范畴的内容和形式, 都将发生相应的变化。

—

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代(Globalization)是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必然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一体化, 全球代的速度、深度、力度加大、加强、加快。各国经济联系密切, 相互依赖; 资金、技术、市场、劳务、信息、产品诸要素参与国际分工, 由经济紧密联系的各国分享或共享。

本来, 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内、对外事务, 即对内的权威性和对外的独立性, 是国家主权的主要表现。

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信息化和全球相互依赖程度的高度发展,国家对内的权威性与对外的独立性受到了来自内外两个方面的侵蚀和挑战,对内的权威性出现了分散化的趋势,对外的独立性也出现了扩散化的倾向^[1](第 284 页)。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必然要求人类不仅仅从暂时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出发考虑问题,而且要有全球、全人类的胸怀和眼光。正因为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相互依赖,人类更多地倾向于对话和妥协,不倾向于对抗和冲突,求同而存异,达到“双赢”结局,因为制裁别人不可避免地也会伤害自己。这样,人类对协调国际关系的国际法以及对全球性和地区性的国际组织的需要程度加强了。为了更大、更长远的国家利益,有时要让渡部分国家主权。在知识经济时代,主权观念的弹性化,或淡化,弱化,成为不可避免。这必然导致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界线模糊,外交与内政的联系更加紧密,国内法与国际法的相互影响更加密切。民族利益、国家安全和福祉以及全球的稳定、世界市场是相互作用的^[2](P. 88-89)。

知识经济并不能消灭战争和安全问题,不可能没有战争,甚至还可能存在霸权。那些“文化大国”、“知识强国”为了争夺超国家权力的“霸主”宝座,必然有一番激烈的拼搏。只是过去国际政治中所谈的安全,一般是指主权安全、领土安全、军事安全等狭义的安全。在知识经济时代,安全不仅仅指外交事务方面,而且还包括内政,如经济、社会、文化、信息、生态等广义的安全,即综合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又由于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知识和信息具有全球扩展、光速传递、非线性效应、用之不竭、多方共享等独特功能,传统的领土边界的重要性下降,信息边疆的重要性迅速上升,“数字地球”、“数字生存”、“数字城市”等应运而生。仅 1995 年,电脑黑客入侵美国国防部就达 25 万次。知识经济时代,网络化可以说关系到国“脉”民生。控制和夺取网上控制权,即制信息权,而不是过去传统的制空权、制海权、制高点,成为国家间竞争与抗衡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安全保密,对于保卫“信息边疆”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知识经济越发达,信息安全就越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将很少可能采取过去那种双方运用常规武器、大军压境、持久相搏的形式,而更多地采取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电子战、信息战、情报战和心理战的形式,也没有传统的前线与后方、前勤与后勤之分。

在这种情势下,各国之间竞争的重心和形式也发生了变化。竞争的重心不再像过去那样是军事、经济等物质“硬”因素,而是知识、文化、高科技等精神“软”因素。美国执现代世界科技之牛耳,里根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企图通过高科技的竞争从经济上和心理上拖垮和威慑其主要对手苏联。克林顿总统又提出了“面向 21 世纪的科技发展战略”和“国家导弹防御体系(NMD)”。日本制订了从“经济大国”走向“高科技大国”的长期计划。欧洲各主要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了“尤里卡计划”。我国也制定了发展高科技的“863 计划”和“火炬计划”,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韩国、印度、巴西等国也相应制定了有选择性地赶超先进国家水平的科技发展方案。在知识经济时代,生产的发展主要依靠人脑的创新,因此,人才,特别是掌握高科技的人才为核心,各国将不择手段地获取技术和争夺人才。以保护知识产权,占有科技人才,控制全球创新能力为主要特征的“知识外交”、“知识政治”将盛行于世。

在知识经济时代,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加激烈,而且更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不可测性。要想在竞争中获胜,要求每一个国家具有丰富的智力资源和无限的创新能力,才不至于落后于世界各民族之林。知识经济无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既构成机遇,又构成挑战。机会面前各国平等,没有所谓“上帝的选民”。西方发达国家固然因为基础较好,有“先发优势”,起主导作用,但也有“先发劣势”,失掉机遇就会被后来者赶超成为落后。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固然有“后发劣势”,有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但也有“后发优势”,抓住了机遇,就能迎头赶上甚至超过先进。知识经济必然使国际社会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国际政治的重心将可能从传统意义上的“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 包括军事、安全、外交等)向“低级政治”(Low Politics, 包括经济、信息、社会、文化、生态等)过渡,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政治”将更多地包含“经济政治”、“文化政治”的内容。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将更加密切。经济政治化与政治经济化这两种趋势将复杂互动。

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知识的重要超越了土地,智能的功能超越了地理,知识的革命性作用使有限的资源相对无限化,自然资源的稀缺状况结束了,土地资源、地理位置、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下降。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过去的以土地为中心和载体,转化为以人和人脑为中心和载体。各国通过知识竞争和人才争夺来谋求国际关系领域的优势地位。地缘政治为智缘政治所取代。跨国教育将得到发展,人才流动和争夺将更加频繁而激烈。

二

与此同时,知识经济的来临就像一把双刃剑,对国际政治也会产生负面性的影响。

首先,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南北差距,并使国际之间的矛盾具有复杂性、不可测性。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的国家还处在农业经济时代,有的处在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过渡阶段,也有的处在从工业经济踏入知识经济的门槛阶段。发达国家一方面有“先发优势”,另一方面必然利用不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阻挠发展中国家超越它们。而发展中国家本来就有基础上的“劣势”,在不利的形势下,如果再抓不住机遇,就有可能进一步拉大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从而在国际社会中进一步“边缘化”。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极化,经济政治化与政治经济化,是平行的、相互联系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民族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单元不会消失,因为国家利益仍然存在。只是这些矛盾更复杂、更具有不稳定性和不可测性。发达国家会争夺知识经济“霸权”,而落后国家为了抗拒知识经济和全球化进程,必然出现民族主义的浪潮。

其次,为“知识霸主”干涉别国内政提供了方便之门。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在全球知识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就有可能被“知识殖民化”,丧失国家独立,政治被控制,经济被摧毁,市场被占领,军事被削弱,国际地位弱化,综合国力衰化,生态环境恶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西化,语言、文化被取代。

再次,军事技术和军事产品是知识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为了赢得战争,击败对手,“确保相互摧毁,达成恐怖的平衡”,纷纷将大量最好的资源、最优秀的人才投入军事技术和军事产品的研究和生产,如核武器,生物、化学武器。目前核国家拥有的核武器能够消灭人类多次,核讹诈,核扩散,核冬天威胁着全人类。虽然不能排除军事知识有正面的作用,但从总体来看,其负面影响是主要的。苏联时期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最近日本、韩国等国发生的核泄露事故,均对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环境、生态造成了恶劣的影响。1998年5月,印度、巴基斯坦先后多次试验核武器,进行核军备竞赛,在全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国家也可能不是战争的惟一发起者。跨国公司、国际恐怖集团、宗教组织、部落游击队、国际犯罪团伙、民族分裂主义等,均可以发动战争。因为每块芯片、每台电脑都是一件潜在的武器和一个有效的作战单元^[3](第261页)。人类仍然长期生活在核战争的阴影和心理重压之下。

第四,在知识经济时代,计算机被广泛应用,计算机病毒和智能犯罪(电脑黑客)现象经常发生,对国“脉”民生危害极大。知识经济强国可以运用基因工程制造病态物种,发动“基因”战争,甚至“克隆”人和其他动物。计算机及其网络的进攻战与防御战更是奇招迭起。美国已经研制出能上万英里的高空围绕地球运行的“小鸟”卫星,战时用于指挥导弹和无人驾驶的坦克。美国还研制出病毒进攻敌人的计算机网络,使对方的指挥系统和全国经济陷入瘫痪。除恐怖分子、黑手党外,一些黑客也进入了本国或外国的计算机网络,甚至制造病毒(例如“爱虫”),使世人很担心出现“电子珍珠港事件”^[4](第39-41页)。作为当今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就非常担心非对称性威胁(asymmetric threats)。所谓非对称性威胁,是指那些绝对军事实力与美国相比极不相称的敌对国家或敌对势力,利用非常规手段给美国带来巨大危险的种种威胁,诸如国际恐怖主义、核武器和生物化学武器威胁、信息战及环境破坏。

第五,人类的可持续性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有可能遭到损失或破坏。知识经济的到来使各国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日益严重,地球不堪重负。随着信息时代各种商品进入千家万户,出现了电磁辐射污染。同时,核军备与核竞赛又带来了核污染。太空垃圾也增多了,其总数已超过10亿吨。网络使时空

变小,人们离得更近,矛盾更加突出,心理负担更重。如果处理得不好,不能有效地合作,就有可能使各国为争夺生存资源而激烈角逐。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和资源就要承受巨大的损失,付出惨痛的代价。

三

作为一个具有源远流长的文化的大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我国对于 21 世纪知识经济的到来要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要欢迎,抓住时遇,创新体系,缩小差距,迎头赶上发达国家。另一方面,为了对付可能的负面影响,反对可能的“思想侵略”、“知识殖民”、“文化帝国主义”,立体地捍卫我国的“综合安全”,我们要成为以文化和思想武装起来的“精神大国”和“文化强国”,要学会超越传统战争的局限和界线进行“超限战”^[5](第 197 页),要善于利用各种媒体打信息战。在国际政治层面上,在对外交往中,要超越传统意义上的“高级政治”,积极建设现代意义上的“低级政治”。要重视人才,积极培养人才和争夺人才,尤其是世界级的科技人才,大力倡导科技、教育、经济一体化的社会观念,逐步建立以企业、科技人才为核心的科技创新体系,积极完善以学校为核心的人才培养体系。积极参与各类全球性、地区性的国际组织,发展对外交往。拥有古老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中国,在 21 世纪必将迎来经济的腾飞,成为经济大国、知识大国和文化大国,为人类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参 考 文 献]

- [1] 资中筠. 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 [2] Л.Клепацкий. 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нтересы[J].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2000, (1).
- [3] 沈伟光. 新战争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 [4] 张守一. 知识经济讲座[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5] 乔 良,王湘穗. 超限战——对全球化时代战争与战法的想法[M].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叶娟丽)

Knowledge Economy & International Politics

ZHOU Xue-mei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ZHOU Xue-mei (1970-), female, Lecturer,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international problems.

Abstract: The coming of knowledge era will have complicated and profound effects o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n the one hand,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for exmple, the traditional state sovereignty, security, wa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synthetical national power, geopolitics, etc, will have a corresponding change. On the other hand, knowledge economy will have opposite effects: mankind will long live in the shadow and heavy psychologal pressure of nuclear war. computer' s virus and intellectual crime will often take place and asymmetric threats will be increased. Meanwhile, the continuing development of mankind will be possibly damag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evoloped countries and devoloping countries will further be enlarged,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 will be a new kind of phenomena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Key words: knowledge econom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ynthetical national power; cultural imperialism